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南遊記 第二卷

靈耀大鬧瓊花會

卻說玉帝升殿，群臣朝畢，忽奏揚州聖母同四土星君退水，帶得勝之兵回朝。五帝大悅，賞賜星君。又有揚州聖母奏曰：「臣廟前有一瓊樹，自來不見開花，前被水淹。今水消了，忽開一枝瓊花，三界都聞香味。微臣不敢隱匿，獻上我主。」玉帝大喜，即賞聖母金花御酒，對眾臣曰：「此花有此希奇，朕今起一會，名曰瓊花會，凡文武百官，但有功者可插此花飲宴，款酒三杯，若無功者，不得冒請功勞。」便令金槍太子為宴主。

卻說太子領旨，聚集眾官，一個個依次而到會上。太子傳旨雲，「我蒙父王命我為宴主，設此瓊花會，會集卿等。如有功者，請簪此花飲酒。」太子依次而問眾臣，眾臣俱言無功，不敢冒受。勸到靈耀面前，靈耀亦推無功，太子見眾臣都不受瓊花御酒，自己將花插在頭上，連飲御酒數杯。靈耀看見太子插了瓊花，飲了御酒，心中大怒曰：「你為宴主，聖上叫你勸別人。你卻把花自插，將酒自飲，勸你自己不成？」太子曰：「眾臣都言無功，我才自己插起，有何不可？」靈耀曰：「我有功勞，該把與我插。」太子曰：「你有什么功？」靈耀曰：「我收風火二判官，可為功否？」言未罷，即將那瓊花搶來，插在頭上，自己取上御酒連飲三杯。太子曰：「你這匹夫，敢如此膽大，欺妄聖上！」靈耀便不答話，將金槍太子鞭打。太子打靈耀不過，眾官解勸，太子便走。靈耀鬧了瓊花會，自號為華光天王。自思曰：「一時之氣，打了太子，倘若奏知玉帝，定然見罪，如何是好！不如假推酒醉也罷。」眾官大驚，各自散去。

太子走入朝中，玉帝升殿，太子大哭奏曰：「不肖蒙父王命作宴主，今有靈耀不遵玉旨，鬧了瓊花會，將兒亂打，自號為華光天王，乞父王作主。」玉帝聞兒之言大怒，即宣靈耀入見。玉帝曰：「汝乃臣子，太子乃王，安敢如此？」靈耀奏曰：「臣乃一僕，太子乃一主，臣安敢打主！臣被太子打得多不敢動手，主公若不信，可問眾臣，便見明白。」玉帝即問眾臣，眾臣俱奏，都未曾動手，只是言語相傷，帝曰：「縱然靈耀未曾動手，亦不該出言傷朕太子，卿叫太子亦是冒功，安敢如此！若非眾臣奏明，卿死罪難免，眾臣奏明，免賜死罪，削去前職，貶去卯日宮做個游神，候後將功折罪。」華光只得謝恩，退出朝門，轉過卯日宮，參見鄧化。眾臣退朝不題。

卻說卯日宮鄧化，知靈耀鬧了瓊花會。被太子奏上玉帝將靈耀削職，貶在手下來做游神，心中大喜。自思，靈耀是我昔日仇人，今日在吾部下聽用。不免吩咐手下的，倘若靈耀到此參見之時，先可打他四十殺威棒，不可輕放。吩咐畢，忽然華光來到。鄧化即叫請進。二人相見禮畢，鄧化假作不知，問華光曰：「元帥到此有何見教，衣冠不整，功勞何如？」華光將前鬧瓊花會打太子的事說了一遍。鄧化大怒，作威言曰：「若是如此，則我管得你著，如何不跪？」華光只得跪下。鄧化即叫手下拿下，要打四十殺威棒，華光對曰：「我未有犯法，如何就要打我？若不公，打不得我。」鄧化曰：「你既然這等無理，也罷，你說要有犯法，我便打你。我如今每日在大堂上點卯，你要在堂上伺候聽點；若失點，打四十板；又要隨太陽行走，如不在，亦打四十。」華光聽令，只得退回私宅，自思曰：「鄧化這賊，他與我計較，我不免生下一計，化一個化身隨太陽行走，真身去堂上聽點過卯，看那賊如何奈得我何？」原來鄧化那手下之人，乃是金雞，鄧化吩咐叫他只管跟著華光走，他若失點，就報鄧化知道。豈知華光顯出神通，化一個化身，不曾失點。那手下人見華光不會失點，要害華光，生一計較，乃對華光曰「我今要回家看母，今日不來，憑在將軍聽點也好，隨太陽行走也好。」華光心中自思曰：「這奴才要來哄我，我怎受得鄧化這等的氣。我想終不是了日，不如在卯簿上題了幾句反詩，走下中界，再作道理。」拈筆題曰：

自恨時乖運不通，遭陷天羅地網中，卯簿之上分明寫，上寫華光反日宮。」

卻說華光題畢便去，金雞轉來不見華光，雞即忙報知鄧化。鄧化叫拿上卯簿看時，簿上有反詩四句。鄧化讀罷大怒，就點起本部軍馬，趕上要捉華光。華光正要走下南天寶德關，正遇鄧化。鄧化大罵曰：「汝這匹夫，汝本該死，玉帝免汝死罪，叫來我部下聽點。妝原心不改，敢題反詩，敢走何處？好好受縛便罷，半言不肯，少刻間性命難存。」華光曰：「你這匹夫，心懷舊恨，又要我聽點，又要我隨太陽，百般計較，我若不反，終落你手。」鄧化聽罷，舉刀便砍。被華光大殺一場，鄧化抵敵不住，回馬便走。去奏玉帝不題。卻說華光殺退鄧化，走下中界，望見前面有一名山，問來說是朝真山洪玉寺。寺內乃是火炎王光佛，在那裡修行樂道。華光聽罷，即往洪玉寺去見那火炎王光佛。那佛號做勸善大師，那大師在禪壇上正坐之間，忽見華光自外而入，參見禮畢。大師問曰：「久聞天王在上界掌元帥職，享不盡寶貴。今日光降山寺，有何見諭？」華光只得將大鬧瓊花會，打金槍太子，削去元帥之職，貶在日宮做游神事，說了一遍，大師曰：「到此為何？」華光曰：「不想鄧化那賊，與我有舊仇，又要我聽點，又要我隨太陽，我恩終無了日，因一時之氣，題了反詩，走下中界。久聞老師法戒，不才得來拜於門下，不知可容納否？」大師大喜，即吩咐華光不許如前，可遵從吾法戒。華光受命不題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華光鬧天宮燒南天寶德關

卻說東海李龍王，一日壽誕賀壽，龍宮內排下筵席，中放一顆明珠，乃是聚寶珠，照耀天中，毫光閃閃，紫霧騰空，星夜光輝。龍王作樂，飲酒大醉。不想華光挪開天眼，一見那珠，念動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蝦蟲，下了海中，潛入龍宮，把那珠拿來，向前變出真相，心中大喜，回轉洪玉寺，將珠藏起，亦不與師父知道。李龍王酒醒過來，不見那一顆寶珠。龍王大驚，問各水族，俱言不知，龍王遍處尋覓不見蹤影。自思必是什麼妖怪來此盜去，不免去問南海觀音佛母，便見明白。說罷，便離龍宮，早到南海，見了觀音佛母。龍王拜問。觀音佛母略開慧眼一看，言曰：「你那珠不是別人盜去，乃上界華光變作蝦蟲，來到龍宮盜去。其人今在中界朝真山洪玉寺，從勸善大師為弟子，你要取此寶珠，可去那裡取。」龍王聽罷，辭了觀音佛母，回轉龍宮，點起水族，殺到朝真山，圍了洪玉寺。喊戰連天。火炎王光佛正在禪壇上打坐，知得寺外喊戰，要打進山門。聲言要問華光取聚寶珠，光佛大驚，即叫出華光問曰：「今日李龍王統領水族殺到這裡，聲聲說你偷他寶珠，此事實否？」華光曰：「不敢有瞞師父，此珠果是弟子拿來。」師父曰：「今日龍王到來要問你取，如何分說？」華光曰：「師父高枕勿憂，弟子自去退他便了。」華光即辭師父，出了寺門見龍王。龍王曰：「你為何偷我寶珠？好好還我便罷，半言不肯，叫你一命難逃。」華光曰：「誰說是我拿你的珠？」龍王曰：「我酒醒不見寶珠，我去問南海觀音佛母，佛母說是你偷。」華光曰：「即是佛母說我，今拿來了，你便如何？」龍王聽罷大怒，手提大刀便欲砍華光。華光也使槍來迎。戰未三十合，被華光殺得大敗。龍王帶了殘兵走回龍宮。華光回寺見了師父，心中大喜。師父曰：「我要上天曹見帝，遇你這一場禍事來，我未曾去得。今日平息，我來日要去天曹。」吩咐華光可要看守寺門。華光在旁聽罷，忽然下淚，大師曰：「你下淚為何？」華光曰：「弟子自離上界，到此跟隨師父，朝夕思慕父母，不能一見，今聞師父欲上天曹，弟子不能回去，見鞍思馬，睹物傷情，故此下淚。」大師曰：「你若為此，乃是一孝子，我不免帶你回去，你不可生事。欲上天曹看母便同行。」華光曰：「若得師父提攜，得見父母一面，弟子萬幸，何敢生事。」大師曰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將一串佛兒珠與你，掛在頸子上，我口念動真言。你若上天，他用照妖鏡，亦照你不出，只說是佛家子弟。你去見父母。待我下中界，你依前同我下來。」華光大喜。師父即將佛兒珠一串，放入華光頸中，念動真言，同上天曹。

卻說門牛宮赤須炎玄天王夫婦，正坐之間，思量兒子，不知何方。忽報公子回來，父母大悅，相見曰：「自兒去後，為父母者不知你落何方，心中常常掛念，今日為何得上天曹來？」華光稟父母曰：「不肖自別雙親之後，無處安身，只得走下界去，到那

朝真山洪玉寺，投拜火炎王光佛為弟子。今得師父帶我上來，得見父母。」父母聽罷道：「你前日殺退鄧化，走落下界，鄧化稟奏玉帝；玉帝大怒。今差太子在玄華殿，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，要來中界擒拿你。你可在此暫宿一宵，明日快走下中界去，免生別慮。倘玉帝曉得，不當穩便。」華光曰：「爹娘勿慮，孩兒自有分曉。」華光就叫爹娘安了寢所，自思：「可恨金槍太子，傳令要招兵擒我，我不免變作天曹軍人，假了姓名，去他那裡投軍。倘若收留我，我就在他軍營內殺將起來，殺死那金槍太子，依前走在下界，卻不好也！」來日別了爹娘，只說：「我依然同師父去下界。」爹娘不曉，只吩咐華光小心逃避，待後日有赦，依舊回轉天曹。

華光別了爹娘，去到玄華殿。華光搖身一變，變成一個漢子，身長一丈，肩大十圍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手拿一把長槍，參見太子。太子一見問曰：「你姓甚名誰？」華光曰：「臣姓陳名三郎。聞太子招兵，要往中界捉華光，特來投軍。」太子一見，便對華光曰：「來日我見父王，保奏封你為前部先鋒。」言未畢，華光現出本身，用金槍望太子便刺，眾軍驚散。太子連忙走入北極驅邪院，躲去梭婆鏡後，華光趕到，不見太子，只有二鬼在。華光向那二鬼，那二鬼被鏡鎮倒，巴不得華光打破金鏡，救他出來，連忙應說：「避開，那太子走來，躲在我梭婆鏡後。」華光聞言大怒，丟起金磚，打破梭婆鏡，放走那二鬼，一個乃是金睛百眼鬼，一個乃是吉芝陀聖母，各自逃生，走在下界。太子見打破鏡，大聲放叫，說：「華光走入天門，鬧了天宮，各臣可要捉拿！」四方天將聞知，各起天兵擒捉華光。華光抵敵不過，大敗而走。東西南北，走得緊急，不能走脫。華光走到北方地界，乃是玄天上帝守把，華光一見上帝，更不答話，丟起金磚打來。玄天上帝用手上七星黃旗，將金磚卷了。華光心焦，又將風龍降火龍條拋去，又被上帝用七星旗收了。華光驚慌，又用火丹拋去，又被上帝用七星旗卷了。華光進退無路，捨命死戰。被上帝驅動北方王癸水，將華光淹倒在地。上帝用降水棒壓住，全身不能得動。華光原是如來面前燈花，堆積後，如來念動真言咒成。華光乃是火之精，火之靈，火之陽，以此遇見上帝，乃是北方王癸之地，故不能走脫，被上帝捉住。上帝曰：「你這畜生，好不知世務！你有何神通，敢反天宮打太子。今被吾捉住，有何理說？」華光四肢不能動得，大哭曰：「弟子因鄧化所逼，出於無奈，只得如此。今日被上帝捉拿，可發慈悲之心，救我可也。」上帝曰：「你若肯改邪歸正，我部下前有三十五員大將，你若歸順我，湊成三十六員，我即救汝。」華光連聲應曰：「上帝若肯救我，我情願歸順，永遠不敢有反。」上帝即取來那聚水珠一顆，化成一粒米，叫華光吞下，我便救汝。華光只得吞下那米，上帝囑曰：「我這米乃是我聚水珠化的，今你吃入腹中，後若有反意，我念動咒語，你肚中水滾起來，七日自死。」華光曰：「若得上帝慈悲，永隨左右。」上帝聽罷，即將降水棒拿起，放了華光。華光告曰：「蒙師父收留，爭奈天兵要捉我得緊，如何得脫天曹？」上帝曰：「你乃火星，可向南方走，南方丙丁火，火助火燒了南天寶德關，方可走脫上界。你在我北方王癸水，你火焉能鬥得水過，如何走得？」華光聽罷，言曰：「蒙師父指教，奈弟子法寶俱被師父收了，如何去得？」上帝即取前法寶還華光，華光別了上帝，經投南天寶德關。見關門緊閉，華光即指出三昧真火，燒了南天寶德關。眾天兵見關上火發，個個只顧救火，華光即走出南方，下了中界。手下人報知金槍太子，說華光放火燒關，走下中界。太子方才收了天兵，上表奏帝不題。話分兩頭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華光來千田國顯靈

卻說華光得玄天上帝指示，燒了關門，走下中界，身無去向。正憂之間，望見前面有一座山，生得奇異，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景，華光便問當方土地：「那山甚麼山？」土地曰：「那山名叫做離婁山，山中有一洞，叫綠水芙蓉洞，洞內有兩個大王在那裡鎮守。」華光又問曰：「是何大王？」大地曰：「我不敢對你說。」華光曰：「有何不敢？」土地曰：「我若說出，他在那裡一個便看見，一個就聽見，就了不得。」華光曰：「有我在不妨，你只管說來。」土地曰：「此山上大王，一個叫做千里眼，能看一千路外，無所不見；那一個叫做順風耳，聽得千里路外言語，無所不知。又名叫做離婁，師曠，叫做聰明二大王，吃人無厭，骨積如山。」華光聽罷，發落土地，便去離婁山。

行不數里，來到離婁山。那千里眼、順風耳，坐在洞年，順風耳言曰：「可恨那土地，適才教那華光，說我兄弟在此吃人。於今華光要來這裡收我們，大哥你看來未有？」千里眼雲：「我也看見了，那賊即日來了，如何是好？」順風耳曰：「他神通廣大，難以抵敵，我生下一計，我與你不得不變做兩座大山在兩旁，看那華光，那認得我們？若認不得，待他行至中間來，就把他捉住吃了，豈不美哉！」二人計議已定，合作二大山立在兩邊。華光來到離婁山，四邊看了，不見一人。華光思曰：「聞這兩個妖怪神通廣大，必然有作法於我。我將挪開天眼看，走在那裡去？」華光挪開天眼，看見笑曰：「這兩個妖怪，原來預先曉得我來，先變做兩座大山，立在兩旁，要俟我來至中間，要捉我去吃。我不免心生一計，指作三昧真火。左山邊放一把火，右山邊放一把人，燒將起來，有何不可。」說罷，念動咒語，指出三昧真火，燒將起來。那二鬼見火一發，連忙走出來與華光大戰，華光詐敗而走。二鬼趕來，華光將降魔捉鬼槍迎面一插，哄二鬼曰：「你二人有何神通，如若過得去，要先拔我這根槍。你二人亦拔我的不動。」二鬼曰：「你明殺我不過，敢說此大話。」華光曰：「口說無憑，做出便見，你二人誰敢扯？」千里眼曰：「不消我賢弟扯，我扯起便了。」說罷，先用手一扯，扯不動，用雙手扯，又扯不動。順風耳亦向前扯，也扯不動。華光曰：「莫說一個扯了，就你二人齊向前扯，也扯不起。」二鬼不知是計，心中不信，二人齊向前扯，又扯不動，被華光念動咒語，將二鬼雙手都黏在那槍柄上，拿不下來，叫苦連天。華光一見大喜，言曰：「我這個叫做降魔伏鬼槍，你這兩個妖怪，如何扯得動？你若肯歸降我就罷，若不肯降我，即指三昧真火，把你這兩個妖怪燒死。」二人聽罷，連聲應曰：「情願歸降天王。」華光即化出火丹一粒，化作丸子兩個，哄他曰：「你要我救你，降我之時，要吃我這兩粒丸子，你那手就脫得下來。」二人吃下，便要走去。華光曰：「你二人方才吃的，乃是吾火丹，你二人或是思想走，若走之時，我便火丹發作起來，燒死你。」二鬼不信便走，那華光念動咒語，叫那二鬼火丹發將起來，把二鬼燒倒在地，叫苦連天，大叫天王救命。華光問：「汝二人今日肯歸降否？」二鬼曰：「若待火滅，傾心歸伏，再不敢反。」華光即叫火滅，那肚裡此丹便不發。二人即拜倒在地，問曰：「天王今要何處去？」華光曰：「我今欲在這裡安身。」二鬼稟曰：「縱然天王要在此處安身，此處可好。這裡乃是千田國王管，被我二人作亂，托他的夢，每年三月三日，要辦童男童女來此祭賽，我二人保全他國家風調雨順；國泰民安。」華光曰：「自管今為始，吾與你三個，今後可去千田國王宮室，托他的夢，從今不用童男童女祭賽，要他立我廟宇，刻我三人寶像，春秋二祭，何不好也。」三人說罷，當夜便托夢千田國王不題。

卻說千田國王升殿，眾臣朝罷，國王曰：「孤昨夜得一夢，夢見一人頭戴金龍冠，頭上多一眼，手提三角金磚，說他是上界天曹之人，名喚華光天王，說他來到離婁山，收下二人，名叫離婁，師曠。那尊菩薩叫孤從今不用童男童女祭賽，可立一個廟宇，春秋二祭，他保我國永遠萬年。孤今欲立廟，眾臣意下如何？」眾臣奏曰：「往年夢用童男童女祭物，我主今得一夢，夢中之神自說不得童男童女，上受春秋二祭，此福神也，安得不從。我主可傳下旨意，擇一地速造一廟，立神寶像，不必疑惑。」王曰：「何處可造廟宇？」眾臣奏曰：「今有城外離城五里，原有一廟，乃是火漂將，今已廢矣。我主可傳下聖旨，將廢廟拆倒，起造新廟，只有此處最美。」國王聽罷，即傳下旨意，著錦衣衛指揮，帶領御林軍三千。拆倒廟宇，立神寶像，眾臣退朝。錦衣衛指揮宋清得旨，卻去拆倒前廟，再立新廟，名曰天王祠。不日成立，國王親自帶眾文武，上香祭賽。不題。卻說華光得了廟宇；身像受祭畢，吩咐千里眼、順風耳曰：「你二人可看守香火，不可有害百姓。我去游遍中界，逢災救災，逢難救難，你二人不可有違。」二人領命不題。

卻說那火漂將被國王拆了他的廟，立華光祠，心中大怒，欲與華光爭鬥起來，又無華光神通，只得忍耐，晝夜思量，欲生一計害華光，無有門路。忽一日千田國王有一公主，曾許嫁對馬國，聞得華光天王靈感，出殿奏父王曰：「女兒聞天王靈感，欲去廟中行香，望父王准女兒一往。」國王允奏。公主即命宮娥采女，備香燈紙燭，親到天王廟中行香，公主入殿拜畢，叫手下將神幔捲

起。「與我看天王寶像生得如何？」軍人即將神幔捲起。公主一見，便口中歎雲：「此天王寶像，真生得美貌。」看罷，上了車駕，由廟前正欲回朝。卻有那火漂將看見，自思：「我被那華光害去廟宇，此仇未報，今見公主，又生得美貌，不免起一陣怪風，將公主拿入我洞裡去，一則成其夫婦，二則國王只疑是華光拿他公主，以報前仇，可不美哉。」思罷，即起一陣怪風，將公主拿進洞中，安排公主成親。公主不從，火漂將曰：「你說我是甚人，我乃火漂將也。汝父千田國王將我廟宇拆卸，立天王祠，我無處安身，只得在此洞中。今日你到那天王祠行香，我見你生得美貌，起一陣怪風，拿你到此，成其夫婦，為何不從？你若不從，我就把你吃了。」公主自思：「我若不從，豈不被他吃了？」遂假推說：「我被大王拿來洞中，心中驚懼不安。望大王限我數日，若得定心，然後與你成親。」火漂將大悅曰：「也說得是，於今到此，是我妻室定矣，走得到哪裡去？」即吩咐小妖伏侍公主，自去採辦異味，候公主成親不題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千田國王升殿，眾臣朝畢，手下有隨從公主往天王祠行香者，奏曰：「臣等隨公主往天王祠行香，公主捲起神幔，看見華光寶像，便有思心，出至廟前，忽一陣狂風飛沙而來，臣等不能開眼，吹倒在地。風息，待臣等看時，不見公主。臣等只得回朝見王。」國王聽罷大怒：「此必是華光野神拿去，寡人即傳下聖旨，吩咐御林軍，可去拆了天王祠。」眾臣奏曰：「論我主前日之夢，其神雲他是上界正神，我主又立廟宇，塑其寶像，安得不思仁義，更以仇報陛下。想必城外有別妖怪，將公主拿去，其中不明。乞陛下出道旨意，可寫一通關牒文書燒去，限華光三日之內要送公主回朝，如無，拆之未遲。」國王依奏，即來回天台宮寫牒燒去。國王退朝不題。話分兩頭。卻說離婁、師曠見公主被火漂將拿去，國王又有牒燒文到，限三日將公主送回。二人欲與火漂將大戰，救出公主，二人自思又無火漂將神通，又不得天王回來。正憂之間，忽見天王駕一朵祥雲回殿。二人將公主從行香卷幔、出殿、上車回去、被火漂將拿去的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華光聽罷大怒，即去火漂將那洞裡。卻好那火漂將不在洞裡，華光入後洞，見那公主哭喊救命。華光曰：「不必啼哭，我駕一朵祥雲，送你回去。你必須要到國王面前奏明，說不是我。」公主領命，華光即駕一朵祥雲，直送公主回朝。國王升殿，公主即將前事一一奏明，說不是華光，乃是火漂將。今得華光救回。國王大悅。

華光復到火漂將洞中，變作公主，將火丹化做一個棗子，悶坐在洞中，那火漂將入洞，就問公主曰：「你今日身上可好否？若好，可與我成親。」公主曰：「尚有些不快。」火漂將曰：「等你一日了，你若再說不快，我要成親，等不得了。」公主曰：「我若與你就成親，也不打緊，恐你久後意懶，必然不要我。」火漂將曰：「若有此心，天地不容。」公主曰：「我也不信你說，你若要我成親，我有一個棗子，你若吃我的，我才與你成親。」火漂曰：「吃便如何？」公主曰：「吃便我和你兩個日後和睦。」火漂曰：「既有此好處，何不拿兩個來與我吃？」公主曰：「一個也夠。」火漂聽說大喜，接過棗子在手，拿上口中，一滾下肚，火漂火上，華光即現出本相，大罵曰：「你這妖怪，這般膽大，拿了公主，連累著我。」火漂大怒曰：「你占我廟宇，前仇未報，今日尚敢來吾洞中欺我？」言罷便欲與華光廝殺。華光曰：「且住，你且說適才吃我那棗子，是個什麼？」火漂曰：「是棗，是什麼？」華光曰：「是我火丹。你若不降我，我便叫燒將起來。」火漂將不信，提槍望華光便刺。華光一見，便念動咒語，把那火漂燒倒在地，叫天王救命。華光曰：「你卻才不信是火丹，今燒起來，你信不信？於今火種埋在你肚裡，你肯降否？」火漂曰：「天王饒命，小人情願歸降。」華光聽罷，即叫性火，肚中便不疼痛。華光收了火漂將，在部下聽用不題。

卻說千田國王升殿與眾臣商議，得華光天王救回公主，同文武親到天王祠建醮行香不題，後仰止余先生觀到此處，有詩一首，單道公主。詩曰：

婦人當自守閨春，安可天淵去行香，不遇天王神通救，難免身喪洞房中。

吉芝陀聖母在蕭家莊

卻說吉芝陀聖母言曰：「我當日同金睛百眼鬼在北極驅邪院梭婆鏡內，被鏡鎮倒。得遇華光鬧天宮，趕金槍太子，那太子走入北極驅邪院，躲在鏡後，華光把那金磚祭起，打破那梭婆鏡，我同百眼鬼得脫出來，不知他的去向。我今在雲端觀看，見南京徽州府婺源縣蕭家莊，有一蕭長者，名喚水宮，其妻范氏太婆，每夜在後花園燒夜香，祈求宗嗣，接續香煙。我自思不免搖身一變，變化一個撲燈蛾，去那裡打滅燈火，將范氏太婆吃了。我且搖身一變，做了范氏太婆。去迷了蕭長者，與他成親，豈不美哉。」說罷不題。卻說范氏安人，一夜在後花園排下香燭案，正欲拈香禱告，忽見一大燈蛾飛來，打滅那燈。范氏大驚，正欲呼婢點燈，被吉芝陀聖母變出本相，將范氏安人吃了，變作范氏，晝夜與蕭長者作樂，今日去東家吃一個人，明夜到西家吃一個人，左鄰右舍人家，今日不見一個，明日又不見一個，各各心中煩惱，俱不知真假。范氏輪夜去人家吃人，蕭長者亦不知是假范氏。一日假范氏身懷有孕，對蕭長者說知，蕭長者四十無子，聞妻有孕，十分歡喜，夫妻作樂不題。

卻說那天曹玉皇上帝，說華光反了中界，恐後有患，又招軍買馬要捉華光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華光在蕭家莊投胎

卻說華光天王遍遊天下，來到朝真山洪玉寺，便去參拜佛前火炎王光佛。參拜禮畢，火炎王光佛問華光曰：「弟子，你這兩年不來，往何方棲身？」華光即將收千里眼、順風耳，國王立廟事說了一遍。光佛曰：「此處棲身不定了，目今上帝要起兵來捉你。」華光曰：「若再起兵來，如何是好，望師父指引弟子去路。倘能躲得，久不敢忘師父。」光佛曰：「若得一人好安處，將身投胎就不妨。」華光曰：「於今聞千田國王立廟之後，受萬民香煙，如何好便去投胎？」光佛曰：「你今要躲難，此事亦自有說。」華光對師父曰：「弟子去時要如何去？」光佛曰：「當日如來賜你五通，不如都去投胎，總作一胞胎，為個肉球樣，待母分娩出來。」華光曰：「凡人哪曉肉球裡面之事，必說是鬼胎不肯割開。若將來害了，如何了得？」師父曰：「你放心前去，我隨後就來救你。」華光蒙師父指教。只得化五通金光，飄飄蕩蕩，隨風飛舞，來到南京徽州府婺源縣蕭家莊。華光在雲頭看蕭家人自言自語，說安人懷胎二十個月，未見分娩。華光在雲頭自思：「不若就投此處脫胎去吧，」三更時分，便入蕭安人寢所。五通共化成一網白米，滾入安人胎中。

安人醒來，便覺腹痛，叫醒蕭長者，蕭長者起來，即備香燭當天禱告，乞早降生一男子，接續香煙。禱畢，侍女出報長者曰：「安人分娩了。」長者問曰：「是男是女？」侍女曰：「不是男女，乃是一個牛肚樣。」長者大驚，自入看時，果是一個牛頭肚樣。長者大怒，便令家童：「扛出去，丟在河內，勿與外人知之，被人恥笑。」一個家童領命，即把那牛肚抬去河邊，丟在河內。那牛肚一滾上岸，家童大驚。又丟去河內，那牛肚又一滾上來。如此數次，眾家童驚得慌忙回報長者說。「那牛肚丟下水去，又滾上來，如此數次，無奈他何？」長者曰：「如此可埋地裡。依然抬轉，埋去後門也罷了，不可令人曉得。」說罷，家童即去抬回家來，長者悶悶不悅。

卻說火炎王光佛變作一僧，入蕭長者家去化緣，長者在堂上，和尚向長者跟前合掌打個問訊。長者回禮曰：「長老光臨，有何見諭？」和尚曰：「特來化緣。」長者曰：「我有事幹，約你明日來也罷。」和尚曰：「長者平日是好善的人，貧僧今日來到貴府化緣，為何見推？」長者曰：「非老夫往日好善，今日見推不捨，我不說你不知。老夫平日齋戒好施，年至四十無兒，今年幸得房下有孕，懷胎二十個月，今日分娩，老夫不勝之喜，看時卻是一牛肚樣，老夫命家童抬去河邊，丟在河內。家童丟下去，滾起來，丟下去，又滾起來，家童無奈他何，就回報於我，我恐外人知之，叫家童依然抬回家來，待夜間埋在後門。有此物件於心，故許長老說明日來。不然我就舍，豈有見卻。」和尚聽罷，即賀喜曰：「此物不叫牛肚樣，乃一肉球。」長者曰：「果是肉球，要他何用？」和尚曰：「長者年四十無子，今日連有五位貴子。」長者曰：「一個不見，哪有五個在何處？」和尚曰：「此肉球內有五個孩子。」長者不信。和尚曰：「你若不信，我即將戒刀剖開你看。」和尚說罷，即將肉球剖開，裡面果有五個孩子。長者大驚。和

尚曰：「不必驚恐，乃是五尊菩薩，他日成功上天，長者定然有份。此報長者佈施之念。」如此，長者大悅。和尚曰：「今日乃是九月念八日，是他兄弟五人生辰，我不免就代五位令郎，各取一名。」長者曰：「如此多感盛情。」

於是和尚即代大的取名叫做蕭顯聰，次名顯明，三名顯正，四名顯志，五名顯德。取名畢，曰：「五位賢郎臟腑凡人不同。」長者曰：「有何不同？」和尚曰：「凡人臟腑是皮肉的，令郎臟腑各有一樣，內乃是金輪麟、銀輪麟、銅輪麟、鐵輪麟、華光麟，有此辯別。」長者曰：「今日生他下來，他要如何？」長老曰：「三日便能言語，長成日，必有四位拜辭先去修行，有一位常在家，要隨他而行。」長者聽罷大悅，留和尚用午膳。和尚曰：「貧僧有一事要速去，不敢相擾，容日再拜。」長者即送和尚分別而去。蕭長者即同五個孩兒，入寢室去見母。母曰：「你五兄弟作一胞胎，我又生一個女兒。」華光曰：「只有我兄弟五人，何又有妹子？」母曰：「你若不信，現在後壁。」那女子即出相見。華光忖曰：「必是前那朵瓊花又來投胎。」稟母曰：「妹子取名叫做瓊娘。」母曰：「可。」長者曰：「今日有你兄妹六人，可同出堂開筵作樂，以會諸親。」四個兒子稟母曰：「華光同妹子在此伏侍父母，不才四人先辭父母，要去修行，候功行緣滿，迎請老母同往西方見佛。」父母曰：「既如此，我亦不留。你兄弟可要孝順，免我掛念。」囑罷，四子即辭父母而去。只有華光同妹子在家看待父母。長者不勝之喜，請客排宴不題。卻說吉芝陀聖母，自從生下華光兄妹六人，比從前更厲害十分，整日在蕭家莊吃人。但有田戶來往完租並各項來往的，三吃五吃，吃時俱選後生精壯者。每日如此，有一日，龍瑞王正駕祥雲，要朝山恭禮法主，在雲頭看見吉芝陀聖母在蕭家莊吃人，怒曰：「這孽畜居心不改，今又在凡間蕭家莊吃人，萬民受害。今我不免變作一個方僧，在他家去化緣，那孽畜必然要起心吃我，那時便變出本相，就把那孽畜拿去，打入酆都，除卻這害，有何不可。」說罷，離下雲端，即變做一個方僧，行了一里，入了蕭家莊，敲動木魚叫化緣。門上看門家童報入後堂，後堂蕭安人正坐之時，家童回稟曰：「門首有一個和尚，來問我家化緣。」安人心中大喜，便思量把那和尚來吃。即吩咐家童，可請那和尚進來。家童領命，出來與和尚說知。和尚即同家童入見安人。近前深深打了個問訊。安人回禮畢，即叫家童去排齋筵，不題。家童去了，那安人側身一睹，見那和尚一表人物，便要動手吃那和尚。和尚見安人起不良之心，即便顯起神通，變出本相，走向前一把扯住。那安人迴避不及，就被那和尚捉上雲端，解入酆都去。瑞王顯出神通，用遮鏡遮了千里眼，與他看不見千里事，又用鐵寶丸二個塞住順風耳，不能聽千里之事。龍瑞王安排定了，依然回轉禪壇不題。

卻說家童備齋出來，不見安人，又不見和尚。當日長者不在家，有瓊娘出問其事。家童將化緣事說了一遍。瓊娘自思，想必是和尚拿去。便大哭要出門行路，跟尋母親。沿途而哭，不見母親。左衝右撞，叫苦連天，哭哭啼啼，若慈烏失母之狀，令人聞之慘然。來到一處，乃是西鄉村。張一郎派到今年乃是個社頭，又有一名李進為社長，二人乃是個會首。此處有一烏龍大王，遞年要辦童男童女祭賽，方才村中一年無事，若無童男童女祭賽，一年不得平靜，自然起瘟出瘴。若辦那童男童女去祭之時，燒了紙，祭主走開，那烏龍大王自出，受那童男童女去。二人派著是會首，沒得一個人去，怎生是好。正說之間，忽見一女子哭哭啼啼而來，高聲叫苦，要尋母親。二社長一見，便起殺人心，口中不說，心中思量，便問曰：「你母是那一家出身的？」女兒曰：「我母乃姓范，我自幼未出閨庭，不知外婆家住何處。我母親因今早見一和尚來我家化緣，我母親叫備齋，家童備齋來前，那和尚將我母拿出門外，我即趕出跟隨，並不見蹤跡。敢問列位長官見否？」一社長曰：「你姓什麼？」瓊娘曰：「奴家乃是前村蕭家莊蕭長者女兒，名喚瓊娘。」二社長又問曰：「你令尊到何處去？」瓊娘曰：「爹爹出門尚未回莊。」二人即附耳商議，詐言曰：「你若是前村蕭永富長者令愛，你那是我外孫女。不敢相瞞，我是你外公；那一個是我弟郎，你該叫他叔翁。你如今不必啼哭，你母被那賊禿拿到此過，不想剛剛被我兩兄弟撞見，那賊禿被我二人打走了，你娘救得在我家裏，你既是我外孫女，我即同你會見你母。」瓊娘不知二人是假，只說是真，聽二人哄，便隨二人而行。二人領到家中，囚在空房內。二人大喜，商議停當：「你得一童女了，如今再去尋一個童男，社日好祭。」二人商議不題，瓊娘被二社長哄至家來，囚在屋內，心中思想，不見母親，又自不得回家，終日放聲大哭不題。

卻說華光在半空中，打聽天曹消息，駕雲欲回，忽然聽見號哭之聲。立住雲腳，細聽卻好似妹子哭聲，驚慌下來一看，果是妹子瓊娘。近前問妹子曰：「你因何到此？」瓊娘曰：「哥哥正不得你回來。母親因前日有一和尚到俺家化緣，母親被他拿出門來。一時間只顧尋母，慌慌忙忙，步走錯路，被此處二人，將我哄到此間，囚禁在此，不知何意。哥哥可救我回家，去尋母親！」華光聽罷，言曰：「我且先送你回去，待我變做你，看那二人回來，如何生意，然後再去尋母親。」華光駕祥雲，送瓊娘回家。自搖身一變，變作瓊娘。那二社長回來，心中憂悶，言曰：「童女已有了，沒有一個童男，明日又是社了，怎生是好？」李進曰：「童男何處討得？你又沒兒子，我又沒兒子，沒奈何，明日只得將那童女拿去廟中，與那烏龍大王。可對他說，我二人若有兒子，我自拿一個來湊，我二人又沒兒子，止有童女，望大王可憐，看他容否。若不容，再作計議。」張一郎曰：「說得是。明日即備香紙燈燭，取出童女，到烏龍廟中祭賽。」華光聽見自想曰：「我正不知囚我妹子為何，原來有此種事。我不免與他押到廟中，看那烏龍大王將我如何。若有反意，我卻除了那妖怪，然後去尋母親。」

那二社長次日果將華光拖出縛了，押到廟中祝罷，退出廟門外，各自散去。忽然起一陣怪風，閃出一漢子，頭似大桶，口若血盆，齒如釘耙，伸出手來，欲把華光來吃。被華光現出本相，取下降魔槍便刺，那烏龍大王見了那槍，不能走脫，伏倒在地，被華光捉住。烏尤大王叫天王救命，華光曰：「你若要我饒命，你可改邪歸正，你可要吃我個丸子。」烏龍大王曰：「情願吃天王丸子，歸須天王。」華光聽罷，即取出火丹一枚，化作丸子，付與他吃了。華光道：「你方才吃我的丸子，乃是我火丹子，你今後若有了反意，那火丹便從你肚裡燒起來。」烏龍曰：「再不敢反了。」華光囑曰：「你今即順了我，你今夜可托夢村中人，要從此不用童男童女祭賽，止用三牲酒醴。可立我神像，你可在此受享祭祀，看守香火，我離此去尋母親，」華光囑烏龍而去。烏龍大王即托夢不題。